

林致平譯

巴爾扎克

生平及其代表作

五洲出版社印行

巴爾扎克生平及其代表作

目 錄

巴爾扎克的生平·····	一
巴爾扎克的作品·····	一二
回憶巴爾扎克·····	戈蒂耶·····三四
高利貸者（小說）·····	巴爾扎克·····五一
不可知的傑作（小說）·····	巴爾扎克·····一三〇
柘榴園（小說）·····	巴爾扎克·····一七三

巴爾扎克的生平

巴爾扎克於一七九九年五月二十日誕生於法國多爾。從小由乳母帶養，七歲時入文法學校，一直到十四歲都在學校寄宿。一八一四年他父親調職巴黎，他隨往巴黎就學，至一八一六年離開學校，其時大約是十七八歲的光景。在求學時代，教師對他並無特別印象。但他從小就很好學，讀了很多的書。

巴爾扎克的父親替兒子選擇的職業是法律，巴爾扎克不僅通過了學校考試，而且還得到了律師執照，在一個著名律師的事務所實習了三年。以後他父親還正式要他執業律師，但巴爾扎克表示反對。他的家人離開巴黎，將他置於一小閣樓房間，給予他很少額的津貼，冀圖迫使他就範去當律師。從這時起他就開始寫作，並嘗試寫些散文小說。他的悲劇「克倫姆威爾」即寫成於此時。這部書的手稿，至今還保存在巴爾扎克的傳記權威作家德羅維讓的手裏。這一時期巴爾扎克還嘗試寫過一些小說和戲劇。

巴爾扎克這一段閣樓生活過了兩年，就是從一八二〇到一八二二年。接着，他回到家裏，住了兩年。在這期間以及到一八二四年，他用各種筆名發表過一些小說。這是巴爾扎克的寫作黎明時期，一般而論，還沒有什麼特別成熟的作品出現。然後，巴爾扎克停寫了

一個時期，這並非因為他對自己的寫作失去信心，也並非因為作品出版之後銷不出去，因而損失一些金錢；而是因為他在搞印刷生意，把大部的精力和時間用在印刷方面。巴爾扎克經營印刷生意開始得很早，歷時相當久，也失敗得最慘，結果他負了一身的債。但是，生意雖然慘敗，對於巴爾扎克却並非毫無所得。至少，他經歷了許多實際困難，豐富了他的人生經驗。從而把這些經驗表現在他的作品之中，這對於一個文人，特別是對於一個小說家，倒是很需要的。總之，從一八二五到一八二八年這位「人間喜劇」的未來作者是一個出版家、印刷者和鉛字鑄者。最後因債台高築，他只好罷手，負了九萬法郎的債，一直到一八三八年，十年之久，債務還沒有完全了結。

巴爾扎克一生好旅行，一半為避債，一半為消遣。在經營出版和印刷生意失敗之後，巴爾扎克逃往布里泰尼。在德波梅勒爾夫婦的別墅裏作客，受到他們殷勤的招待。這次旅行他得到了若干的寫作資料。他的「最後的朱安黨」一書，其中大部分的場景和氣氛都取材於這次的旅行。巴爾扎克很推崇英國小說家司各德，這本書很多司各德的色彩。這是他寫小說的最初嘗試，獲得的評價不一，強調巴爾扎克的寫實主義的並不重視此書，而喜歡他的特殊的浪漫情調的則對之評價較高。不過，無論如何這本書有光輝的色彩，有極其生動的場景。而且比之巴爾扎克的其他小說更多熱情，故事的結尾也更多情節。就在同一時期，巴爾扎克寫了許多分析的諷刺性的雜文，收在「婚姻的生理」一書裏面。這本書表現

了非浪漫的一面，內容有些粗糙，但比之較早時的作品已大有進步。這兩本書都於一八二九年出版，從此開始了他的真正文學生涯。持續達二十一年之久。

巴爾扎克一生過着隱士和飄泊者的生活。和同時代的文人相處得很好，特別是跟「悲慘世界」的作者雨果的友誼。他的脾氣很溫和，從不與人齟齬，當然有時跟一些編輯和出版家鬧些小驚扭也是不免的。一般而論，他是個性情最溫良的作家，也是很討女人歡喜的一位多情男子。他和他的姊妹羅爾及其女同學卡羅特夫人的通訊，都不是完全出乎尋常的友誼。尤其是至少有三位夫人跟巴爾扎克都有過不尋常的友誼，可以毫不誇大地說一句：沒有這三個女人，巴爾扎克也不成其爲巴爾扎克了。一是德培尼夫人，她是一個九個孩子的母親，年齡比巴爾扎克大得多。他是一八二一年認識德培尼夫人的，一直到一八三六年她死時爲止，他和她都保持良好的友誼。在生活情趣方面，德培尼夫人對巴爾扎克有過很大的影響。巴爾扎克有部小說，其中的主人公就是這位夫人的化身。巴爾扎克另一位女朋友是卡斯特里侯爵夫人。他倆會要好過一個時期，但後來她拋棄了他。還有波蘭——俄國籍的韓斯迦公爵夫人也是巴爾扎克的密友。他倆經常通訊達十八年之久，在巴爾扎克最後一段生活中，她還做過他的太太幾個月。巴爾扎克和韓斯迦公爵夫人的通訊是有名的，後來還集成兩本通訊集。巴爾扎克極崇拜這位夫人，她簡直成了這位一代大小說家的偶像，他對她的熱情那是毫無疑義的。

事業、友誼和愛情這三樣東西，在巴爾扎克的生活裡佔着很重要的地位。但他更辛勤地工作，甚至他爲了工作而疏忽了愛情。比方他和韓斯迦夫人的相戀，常常因忙於寫作有好久不見面，甚至她來函相邀，他也婉辭謝絕，而集中精力於寫作。這時期他寫的多屬於政治性的小冊子和雜文。有一個時期他幾乎完全在替「巴黎評論」寫稿。他也寫過若干戲劇，也打算要寫些劇本，但他的劇本很少搬上舞台。

巴爾扎克的寫作習慣，一般都是從午夜到第二天早上，有時一天寫作達十六小時之多。也有時爲了寫一篇東西，連續幾天或幾星期地寫下去，他喜歡在校樣上改稿，有時一篇小說改了再改。一八四二年他把他寫的許多小說，歸納到「人間喜劇」這一個大題目之下，然後分別冠上「巴黎生活場景」「哲學研究」「私人生活場景」等等的附題。像「高老頭」「邦斯舅舅」「歐也妮·葛朗台」「貝姨」「驢皮記」這些代表作都收在「人間喜劇」裏。

巴爾扎克所寫的中篇長篇和短篇小說爲數極多，這裏無須一一列舉。也無法毫無遺漏地列舉。因爲巴爾扎克有些小說還在他的腦中，根本沒有寫出和印出，而只是些片斷的雜記，有的小說篇名僅在他致朋友的書信中提到。比方他有部描寫艾塞林戰役的小說「*Bataille*」，他曾經去憑吊過戰場，而且在給他的密友韓斯迦夫人的信中，也曾提到在寫這部書，但從未見到這部書。另一個原因是他的小說多改動、改寫和把各個不同部門的情節

重新編排。有人說過一句笑話：如果巴爾扎克善保天年，像雨果那樣的長壽，他的「人間喜劇」可能永無止境。

對巴爾扎克的作品評價，最恰當的莫如他的朋友雨果在送葬詞中對他的評價。雨果說：巴爾扎克的作品是「觀察和想像」的結晶。寥寥數字道出巴爾扎克作品的特色。惟後世批評家對「觀察與想像」所持重點不同：有的強調觀察而忽視想像，有的重想像而輕觀察，有的把二者割裂起來，其實，觀察與想像是一微妙的混合體。巴爾扎克是一個最正確、最端詳而精明的觀察者，再把觀察的結果，益之以豐富而奇妙的想像和人生的批評，而成為反映現實的作品。其實，還不只是現實而已，無論他處理金錢或愛情，描寫巴黎或外省的場景，或者是寫古今和新舊的事物，他所刻劃的並不是像照相那樣的真有其人和真有其事，而是人間可能發生的事和可能有的人。雖則巴爾扎克有許多善良的正面人物，但是，一般來說，他看人生是黑暗的。他的作品充滿了人間的罪惡、不幸和失敗之類，因此，在讀者中間所產生的感情是不舒服的，或者說是憂鬱的或惘然若失的。因而有人猛烈地攻擊他，說他的作品有傷風化。這種攻擊當然是不公平的，可以絕對地肯定：巴爾扎克寫作小說並無傷害風化之意，相反地，倒是他想寫出人間的辛酸苦辣，使這個世界少一些醜惡，多一些善良，使人生活得更幸福一些。這才是這位小說家用心之所在。也有批評家討論巴爾扎克的文章的風格，說它不夠美，這種說法也不見得全對。巴爾扎克狀人寫物，

倒是很逼真的，他尤其長於刻劃人性的弱點。不過巴爾扎克的作品，不管是哪一部書，書中的哪一場景或甚至他創造的一個人物，是不是能夠列入文學中最偉大的書、最偉大的人倒是很難說的。但是，巴爾扎克的創造力之豐富，創造的數量之多，涉及的人生範圍之廣，以及他自己所體驗的宇宙之大，却是很少有別的小說家趕得上他的。

王國維說：「客觀之詩人不可不多閱世，閱世愈深，則材料愈豐富愈變化。」這句話用之評巴爾扎克的小說倒是很恰當的。巴爾扎克的小說之所以富人情味，就在於閱世多，唯其是見得多，才能識得廣。特別是他對於法國司法界的描寫，不是因為他自己有過三年的司法的見習經驗，他對於法國法院的情況不會了解得那樣透澈的。因而也不會寫得那樣親切動人。這裏且舉他的兩個中篇小說為例：

一是「禁治產」。這個中篇寫一個法國的侯爵特·埃斯巴侯爵的故事。埃斯巴承襲祖業，是巴黎一大貴族，很有教養，特別喜歡研究中國的事物。但他却被他的夫人目為瘋子，認為他沒有管理自己財產的能力，因而侯爵夫人要託訴訟代理人，請求法院將侯爵的產業，判為禁治產，另外委托別人代管。後來經法院推事包比諾實地向侯爵了解，才發現侯爵不但不是瘋子，而且頭腦極其清楚，尤其難得的是侯爵的胸襟的寬大。原來侯爵從許多文件中，考證出他所承繼的大宗財產是從他的祖先假借權勢沒收他人的產業而來的，他認為這是不義之財，不應由他繼承。他千方百計找到了被沒收者的後代耶勒諾太太，將產

業的全部收入交給那個醜陋不堪的老太婆耶勒諾。人們總想不通堂堂一個侯爵，爲什麼看上了一個既老且醜的女人。別人說他是瘋子，而他的荒唐的太太更以丈夫神經失常爲理由，而企圖通過法律的手續，把丈夫尙餘的財產接管過來。包比諾明白了這一件案情的真相之後，便報告法院院長，秉公判決。但法院院長却以包比諾曾在侯爵夫人家喝過茶爲藉口，爲避免輿論攻擊，改派另一新進徇私的推事承審。故事到此結束，後果可推想而知。

這篇小說故事動人，而更動人的是作者對於法國司法界黑幕的揭露及其對於法官包比諾的刻劃。包比諾不僅是一個鐵面無私的好法官，也是一個慈悲爲懷的好善樂施者。許多難辦的案子通過他的慎思明辨，而獲得公正無枉的解決；許多窮苦無告的老人和婦女，由於他的施捨而重新提起做人的勇氣。然而，這樣一位公正廉明的法官，却因爲賦性耿直，不會吹牛拍馬，逢迎上司，結果，他的地位越來越低，後來竟被降到助理推事的地位。以下是巴爾扎克對於這位法官的描寫：

「他的生活和相貌是一致的：忙着一些默默無聞的工作，藏着聖者一般的德行。因爲法學深湛，在一八〇六與一八一一年拿破崙改組司法機構的時候，經剛巴賽萊斯的推薦，他就成爲巴黎高等法院最早的一批推事之一。但包比諾不會玩弄手段，從來不上大法官或司法部長的門，所以每次更改辦法或是有什麼人事調動，部長總把包比諾的職位降低一次，從高等法院降到初級法庭，他被善於鑽謀與活動的人直擠到司法官的最低一級。終於

有一天他被發表爲助理推事！法院中人哄起來，異口同聲的嚷着：「哎喲！包比諾降做助理推事了！」這件不公道的事使律師、執達吏、全司法界的人都大爲詫異，只除了包比諾一個，他一點不叫屈。轟動過一陣，大家又覺得世界十全十美，一切的事也安排得十全十美。而所謂十全十美的世界，不用說便是司法界。包比諾就是這樣的當着助理推事。直到王政復辟時代一位最有名的司法部長登台，終替那個不聲不響、謙恭退讓、被帝政時代的大法官們徇私枉法、壓在底下的人出了一口氣。當了十二年的助理推事以後，包比諾大概到死也不過是一個塞納州法院的普通法官了。」

這是巴爾扎克的法國官場現形記。

巴爾扎克另一篇以法官爲背景的中篇小說是「夏倍上校」。夏倍在前線作戰受傷，腦部給敵軍砍了一刀，痛極昏倒，墮於馬下，紅十兵以爲他已死亡，便把他身上的制服脫光，和着其他許多屍體一起掩埋，經過幾小時之後，他逐漸蘇醒過來，幾經掙扎，好不容易將頭部鑽出土面，大呼救命，一個老太婆聞聲前來把他救起，和她的丈夫把他抬回家中，後來上校被送到醫院治療。經過一段時間創傷復元，上校輾轉地步行到故鄉。可是，當他返到巴黎的時候，他才發現官府早已報他陣亡，他的妻子改嫁給法洛伯爵，他的財產被妻子全部帶走。儘管他在未到家之前，曾經兩次託人帶信給妻子，可是，他的妻子都假裝不知。夏倍上校回家之後，觀此情景悲憤欲絕，曾找了許多律師，要求代爲申訴，取銷

死亡登記，恢復上校的身分和財產，但律師都以爲他是冒名撞騙，不肯受理。最後，他找了一個名叫但維爾的訴訟代理人，他把他全部的經過，向但維爾和盤托出。但維爾是個極其精明的法學家，同時，也是法洛伯爵夫人（即他的前妻）的法律顧問。他極其同情夏倍上校的不幸遭遇，一面給錢給夏倍維持生活，一面去找法洛伯爵夫人想進行調解。伯爵夫人最初矢口否認，硬說夏倍早已作戰陣亡。經但維爾舉出事實，曉以利害，伯爵夫人無可抵賴，這才心虧氣餒，承認下來，並表示願意接受調解。可是，伯爵夫人却玩弄手段，在她和夏倍會面之後，假意大獻殷勤，把夏倍帶到她的鄉村別墅，一面暗地設計陷害，想控告夏倍以誘姦人妻之罪。夏倍心地善良，富軍人豪爽性格，對於妻子的改嫁，最初在聽到妻的申訴苦衷並給他百般安慰之後，本已一切諒解，和好如初。但在識破了妻子的奸詐之後，他痛心萬分，終於在極其悲憤和失望的心情之下，拋棄了那個無恥的女人，拋棄了可能恢復的財產，拋棄了上校的頭銜，從此改名換姓，在養老院寂寞地度其殘生。

巴爾扎克筆下的女人就是這麼狠心貪婪和狡猾的。然而，也並非全是如此。例如他的另一個中篇「奧諾麗納」中的奧諾麗納就是一個極其善良的女性。她因想入非非的愛情，一度被壞男子引誘失身，認爲對丈夫犯了不可寬恕的罪行，不願再回到丈夫的懷抱。但是作爲伯爵的丈夫却仍然愛她和諒解她，想出種種方法，希望破鏡再圓，重拾舊歡。經過種種曲折之後，這個目的最後雖然終於達到，但奧諾麗納心靈的創傷終於無法醫好，在羞慚

愧悔的良心責備之下，結束了她美若天仙的生命。而伯爵也因悼亡之痛一病不起，同歸於盡。

巴爾扎克所有的作品，大抵有著善與惡、是與非和美與醜的強烈對比，上述三篇中第一二兩篇具有這個特徵。

巴爾扎克一生好旅行，足跡遍全法國也走遍全西歐的大都市。他曾經三次漫遊奧國首都維也納，兩次旅行意大利。說也有趣，這位小說家還經營過銀礦。他於一八三八年到沙地尼亞去開礦，從「羅曼」礦沙去淘銀。在此的前一年，他因厭倦了巴黎的公寓生活，曾在巴黎郊外買得一塊地皮，蓋了一座別墅。但是，巴爾扎克畢竟不是經營的能手，不但經營出版和印刷失敗，在文學活動上也常常因不履行合同，引起一些法律上的糾葛。最嚴重的一次是一八三六年和「巴黎評論」社的法律訴訟。這位小說家又競選過議員，可是也沒有成功。他又不止一次地想作法蘭西學院的候選人，但在每次舉行選舉之前，他又放棄了。

他和韓斯迦夫人的初次相會是在一八三三年。韓斯迦夫人對巴爾扎克一往情深，曾私下相許，願在丈夫死後和巴爾扎克結為夫婦。後來，韓斯迦夫人的丈夫果於一八四一年逝世，但兩人並未馬上結婚。越一年，巴爾扎克赴俄國聖彼得堡，這時他們才訂婚，但結婚仍遙遙無期。一直到一八四七年，韓斯迦夫人才邀請他到烏克蘭她的別業去。可是，巴爾扎克偏偏又因事羈身巴黎未能踐約，後來又過了兩年多才去烏克蘭舉行婚禮。這時候巴爾

扎克的健康已趨衰弱，再加俄國的酷寒，影響了他的身體。後來，他偕韓斯迦夫人回到巴黎，替自己的愛妻買了一座房子。同居一處，滿以為從此可以享一點家庭清福，却不料在一八五〇年八月十七日的晚上，死神奪去了這位小說家的生命。成爲文壇佳話的是巴爾扎克的生前勁敵聖柏夫，捐棄前嫌，竟跟着雨果一起替巴爾扎克扶柩執紼。

巴爾扎克的作品

(一) 關於「人間喜劇」

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乃是一首雄偉的史詩，其中描寫了法國社會發展的某一個完整的時期；同時，這也是一部起訴書，向全世界控告腐蝕人的良心的金錢的罪惡。這部起訴書在我們今天也還保留着它的巨大的意義。

「人間喜劇」共包括九十六部長篇小說，在這些雄偉的史詩中共有兩千以上的人物。

對這一套小說的構思，巴爾扎克還在三十年代即已找出頭緒，但這套小說的這個總名稱却不是馬上就想了出來，也不是馬上即被作者決定。據說，這個名稱的由來，是與巴爾扎克之閱讀和研究「文藝復興」時期偉大詩人但丁的「神曲」有關。但是，如果說中世紀的這位偉大作家在「神曲」中只是極力想揭示社會生活的意義，因此遂創造出許多宗教神秘的形象和譬喻，描寫了幻想中的地獄和淨界，而在這裏安放着自己的真正的當時人物；那麼，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中所描繪的則是現實的拜金社會的地獄，巴爾扎克引導了自己的讀者環遊這個活生生的真實地獄。

巴爾扎克極力想在自己這首敘事長詩中，既提供出「一部社會歷史」，又提供出「一部人類心靈的歷史」。「人間喜劇」共分三大部分：「道德研究」、「哲學研究」、「分析研究」。「道德研究」是其主要部分。這一部分差不多包括了「人間喜劇」的所有長短篇小說。「道德研究」本身又分為六個部分：私人生活場景，外省生活場景，巴黎生活場景，政治生活場景，軍事生活場景和鄉村生活場景。但作者的這種分類並不是絕對的，許多小說按其主題來說，都同時可以歸入好幾種場景中去。巴爾扎克沒有順利地完全實現自己的計劃。計劃中還有五十多部作品沒有來得及寫出。

拜金社會中金錢所具的毀滅性的和逼人腐化墮落的魔力，是「人間喜劇」的中心主題。巴爾扎克創造出了拜金社會中許多典型代表的形象，並使之在典型環境中進行活動。他在一連串長篇小說中描寫了這個世界的大人物：高踞在經紀人事務所中的指揮官，形形色色的吝嗇鬼和守財奴。這些金融界生意人，如銀行老板紐沁根和台費爾，高利貸商人戈貝斯克，大商人葛朗台^①，都是實例。

在這個世界中，人們的情慾畸形地向醜惡方面猛烈發展，巴爾扎克就是描寫這種情慾的大師；他極其有力地勾畫出在這個世界上佔統治地位的那種積攢錢財的情慾。一八三一年寫成的那部「戈貝斯克」的主人公是一個放高利貸的商人，就是作家筆下最生動的形象

①這些都是「人間喜劇」內的主人公。

之一，其中表現出了這種醜惡情慾的全部毀滅力量。對黃金的熱衷，驅逐了戈貝斯克身上所有其他的人類感情，這種熱衷使戈貝斯克的內心陷於極度空虛，精神失常的狀態中。

一八三三年寫成的長篇小說「歐也妮·葛朗台」中的外省大商人葛朗台的生活，也是爲這種情慾所駕御。葛朗台擁有良好的天賦：他聰明，意志堅強，具有對各類事情都善於鑽研並迅速成爲內行的本領，但是所有這一切才能，都投入了那個唯一的自私自利的卑劣目的——歛聚錢財。葛朗台成爲家庭中的暴君，他把自己善良而懦弱的妻子活活逼死，又毀掉了女兒的生活，他自己生活中唯一的安慰，便是獨自觀摩黃金。

財富的本身，這種金錢本身，就是葛朗台和戈貝斯克夢寐以求的東西；爲了滿足這種無法餵飽而囊括一切的慾念，他們寧願剝奪自己所有的人生樂趣。

銀行老板紐沁根是一種新形式的歛財「騎士」。他是「人間喜劇」的中心人物之一。巴爾扎克把紐沁根叫做「交易所的拿破崙」。這是三十年代握有法國政權的金融貴族代表的典型形象。當紐沁根得心應手地不斷增加自己的財富時，真是名符其實地以死人的骸骨爲踏腳石而步步上升，他使成千上萬的小人物傾家蕩產，逼得無可數計的股票持有人和一些甚至是大商人都走投無路。

作家爲了想尋找一條擺脫這種既存關係的出路，尋找出一種與這種邪惡勢力針鋒相對的社會力量，——這種邪惡勢力與美、真理、人性都是勢不兩立，正在毀壞着大地上的詩

意、愛情、家庭。——他把自己的目光轉向行將成爲歷史陳迹的貴族這個陣營。但是，對社會關係的深刻理解和藝術家的真實責任感，使巴爾扎克又不得不表現出封建貴族代表人物的軟弱無力和注定滅亡的命運。

這些封建貴族如果不甘滅亡，便只有馴服於新的主子，只有在精神生活上日益墮落。這首對於上等社會的必然崩潰的不斷的輓歌，在巴爾扎克筆下轉而變成了一首諷刺長詩，一部起訴書。腐朽的貴族無力抵住「庸俗的銅臭的暴發戶的」沉重打擊。

巴爾扎克在「人間喜劇」中描寫了人類智慧和感情的高尚成果，諸如藝術、詩、美這些東西，怎樣轉化爲商品並且還在不斷貶值；這表現在長篇小說「幻滅」、「娼婦盛衰記」、「邦斯舅舅」、「貝姨」中。作家揭示了天才的青年人的悲劇，這些年青的天才要就是腐化墮落下去，要就是在「人人相傾軋」的沉重情況下死亡；這是一個「人對人如豺狼」的時代；這些表現在「驢皮記」和「幻滅」中。

「人間喜劇」的作者揭開了社會的濃瘡潰毒，如上層的腐化，國家機關中的營私舞弊，報紙和法庭的欺騙性和貪污敲詐行爲；這些表現在「幻滅」、「娼婦盛衰記」、「禁治產」、「夏倍上校」等等作品中。

在一八三八年至一八四七年間寫成的長篇小說「農民」中，巴爾扎克以其巨大的真實力量創造了一批令人恐怖的形象：這是一羣一心積攢錢財的吸血鬼，轉租土地生利的大商